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马背上的女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966839

10位ISBN编号：7530966839

出版时间：2012-4

出版时间：天津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布鲁克

页数：218

字数：100000

译者：李娟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内容概要

坐落在弗吉尼亚群山的赫特兰德马场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，它是治愈马的圣地。在这里，哪怕是最棘手的马都能得到救助。人们把马送到这里来治疗，抚平昔日伤痛。赫特兰德马场的主人：艾米，还有她的妈妈和外公，他们倾听马儿的心声，与马交流，治愈马匹身体和心灵的创伤。

承接第一本《再见了，妈妈》，《马背上的女孩2：斯巴达的幸福》是在艾米的梦魇中开始的：那次暴风雨中的车祸不仅让艾米失去了妈妈，更带给她无尽的自责与忧伤。基于此，整部小说里弥漫着令人动容的伤感气息，掩不住的悲伤汹涌而来。生命中最爱我那个人去了，我们该如何抚平这伤痛？然而一切仍将继续，赫特兰德马场依然要照顾被送来的马儿们，其中当然包括目睹了整场车祸的，那匹名叫斯巴达的马。由于那场车祸，斯巴达对艾米有着无以言说的恐惧与憎恨……终于，在又一场暴风雨中，艾米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一刻：她治好了斯巴达，也终于明白一切都不是她的过错。他们终于都从那可怕的回忆中解脱，不再被沉重的愧疚与恐惧束缚。至此，故事终于恢复到它一贯的温情面目，爱终将战胜一切。

这是一本温情而打动人心的书，经过了暴风雨的洗礼，他们的笑容也更加灿烂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作者简介

罗兰·布鲁克，出生于英格兰，但大部分时光都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度过。年少时的最大梦想是能拥有一个农场。喜欢骑马，喜欢探索人类的复杂情感。和丈夫共同育有一匹名叫“生龙活虎”的调皮的威尔士山小马驹及一匹年老的侏儒马塔尔卡。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，先后创作出《马背上的女孩》和《栗山》两套系列丛书。

李娟，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，硕士研究生，翻译研究方向。现居福州。代表译作有尼古拉斯·斯帕克斯系列之《避风港》《瓶中信》《恋恋笔记本》；《“姐妹”兄弟》《我家买了座动物园》《我的温暖狗屋》《加勒比海盗前传：冲出地平线》《加菲猫奇遇记：怪物风波》

。c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章节摘录

能动。
她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妈妈转动钥匙，发动了引擎，整个人都吓傻了。
然后梦境改变了。
艾米和妈妈都坐在小汽车里。
那匹枣红色的种马在她们身后的拖车里惊慌乱蹬，把拖车撞得东摇西晃。
艾米拼命想醒过来，但却更深地卷入了梦中。
玛丽恩双手紧握方向盘。
“我这是疯了，”她喃喃道，碧蓝的双眼逼视着艾米，“我就不该听你的，艾米。
” “妈妈！
”艾米绝望地啜泣，“停下，求你了，快停下！
” 但玛丽恩不听她的。
一道闪电划破了暗沉的天幕，拖车里的马蹄声淹没在头顶上的一声惊雷中。
路前方，艾米看到树木在暴风雨中身不由己，被肆虐得东摇西摆，艾米开始尖叫。
树枝聚拢在车顶，在上面刮擦，发出阵阵“砰砰”巨响。
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炸开了，听起来像是头顶的大炮轰然作响，紧接着，绷紧的树木发出长长一声无力的“吱呀”。
她们正前方，一棵树开始慢慢朝路上倒去…… “不！
”艾米尖叫道，“不要！
” “艾米！
艾米！
快醒醒！
” 艾米感到有人在摇自己的肩膀。
她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硬木板床上。
外公正探身看着她，忧虑地紧锁眉头。
“外公。
”艾米困惑地坐起身来。
艾米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淡淡香水味。
挂在墙上的照片中的马俯瞰着她。
她在妈妈的房间里。
妈妈的一件外套还放在她出事那天放的一张椅子上。
梳妆台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梳子里卡着几根金发。
六周过去了，自从玛丽恩？
弗莱明在那个暴风雨之夜死去后，房间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看到所有这些熟悉的东西，艾米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
“我怎么到这里来了？
” 杰克？
巴特利特看到她一脸震惊。
“没事的，宝贝儿。
”他迅速说，“你肯定是梦游了。
” “是个可怕的梦。
”艾米疲惫地说，她站了起来。
房间里的空气安宁静谧。
她四处张望着，长长的棕色头发被汗水濡湿了。
“来吧，已经过去了，”外公安慰她说，“我陪你回房间去。
”他的手臂环上了她的肩膀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这时，妈妈卧室的门开了。

艾米的姐姐卢站在门口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了？”

“卢问，顶着一头在被窝里压得乱蓬蓬的金色短发。

“我听到有人尖叫。

“已经没事了，”杰克？

巴特利特一边扶着艾米朝门口走去，一边飞快地说，“艾米做了个噩梦，梦游了。

“噢，艾米。

“卢说着迅速走到艾米身边。

“我没事。

“艾米说，她不让外公搀扶，从卢身边经过，朝门口走去。

她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房间。

妈妈再也不能回来了，这对她来说实在太难承受。

床上的被褥冷冰冰的。

她把被子拉到自己身上。

外公和卢走到门口，她看到外公低声对卢说着什么。

卢点了点头。

“明天见。

“她和艾米柔声道别后便离开了。

外公走过来，坐在艾米的床沿上。

“我没事，外公，”艾米说，“您也回去睡吧。

“我在这陪你一会儿。

“外公说。

艾米累极了，没有力气争辩。

她倒在枕头上。

眼睛一合上，那个噩梦就在她脑海里闪现。

她不停地眨眼。

“噢，外公。

“她睁开眼，带着哭腔喊道。

“别担心，我在这里。

“外公轻声说，他摸了摸她的头发。

“睡吧，宝贝儿。

“当艾米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外公已经走了。

像往常一样，她多么希望过去六周发生的不幸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这也是她脑海里每天闪现的第一个念头。

但她看到淡淡的晨曦从窗帘渗透进来，她知道，现实铁定无疑——妈妈已经走了，是她害死了妈妈。

艾米坐起身，用双臂抱紧膝盖。

如果不是她那么着急想去把斯巴达——那匹枣红色的种马，从它被遗弃的外屋救出来，那妈妈绝不会顶着暴风雨出门，事故也就绝不会发生了。

是她央求妈妈去的。

一股自我厌弃的内疚攥紧了她的心。

爬下床，艾米穿上一条牛仔裤，走过去拉开了窗帘。

透过窗户，她能看到赫特兰德马场的前排马厩，露天小围场里挤满了马儿，它们在黎明的晨曦中悠闲地啃食青草、打盹儿。

跨过地板上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和杂志，艾米匆匆走下楼。

她要开始去院子里干杂活儿了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她不想去想妈妈——就像她不想去想明天会怎样一样。

那天下午早些时候，艾米站在前排的一间马厩里，往厚实的新床上抖麦秸。温暖的阳光透过半截门照进来，灰尘漂浮着，轻舞飞扬。

她想起了斯巴达。

明天它就会站在她现在所在的地方。

那一刻她几乎希望自己病倒。

生活是多么不公平啊。

“你干完了吗？”

“泰——赫特兰德马场十七岁的帮手从门外看进来。

他肯定从她的神情中看出了她心事重重，关切地皱起了眉头。

“艾米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他走进来问道。

艾米点了点头，不出声，怕自己掩饰不住悲伤。

“嘿，”泰柔声说，四下打量马厩。

“你是在想斯巴达吗？”

“艾米又点了点头。

“没事的，”他说，满怀同情地拍了拍她的胳膊，“你就等着瞧好了。

“院子那头传来农舍门开的声音。

“艾米！”

泰！

“杰克？”

巴特利特喊道，“该走了。

“艾米朝门走去，”“来了！”

“我还得去换身衣服，”泰说，“一分钟就好。

“走出马厩，他匆匆往院子里走去。

艾米关上半截门后最后一次环视马厩。

明天那匹枣红色的种马就会住在这里了。

它会和赫特兰德马场里的其他马儿一样，往门外张望，等待喂食、梳理和照顾。

艾米一个激灵。

她这是在和谁开玩笑？

对她来说，斯巴达绝不只是一匹普通的马。

她慢慢走到粉刷一新的农舍，从后门进去了。

外公和卢在厨房里静静地交谈着。

他们身穿黑衣。

餐桌上摆放着一大束百合花，上面系着黑丝带，散发出馥郁的香甜气息。

“我们必须赶紧出发，”看到艾米，杰克？

巴特利特催促道，“我们说好五点半和斯科特还有马特会合的。

“艾米点了点头。

“我换下工作服就行了。

“她说朝楼梯口走去。

走到卧室，艾米抓起一把梳子，飞快地梳了梳头，把头发扎成一束，用发夹别在头顶。

她把牛仔裤和T恤扔成一团，穿上一条无袖长裙，又对着梳妆镜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仪容，那双灰色眼睛在苍白的脸上显得很大。

她的视线落在镜子边的相框上。

她拿起来。

那是她最喜欢的照片之一。

妈妈站在牧场的大门边，抚摸着珀加索斯，朗声大笑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照片是在事故发生前几周拍的。

艾米感到胸口像被捅了一刀似的锥心刺骨地痛。

“艾米！”

“她听到卢的呼唤从楼梯上传来。

放下照片，艾米从书桌上拿起一张纸，飞快地折好，放进了口袋里。

卢站在楼梯下面，一贯沉着的脸上紧张不已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“卢问，声音短促，这是她在英国上寄宿学校养成的。

艾米抚弄着口袋里的纸。

“嗯，准备好了。”

“她们往厨房走去。

泰站在门边。

他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衣和一条黑裤子，黑色的长发平展地向后梳起。

他着意看了艾米一眼，眼神里有一丝关切。

她勉强对他挤出一丝笑意。

“杰克？”

巴特利特打开后门。

“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”

“他们朝墓地驶去，一路上都默默无言。

到达时，当地的兽医斯科特？

特里温和他的弟弟马特正在停车场等候。

“嘿，这里。”

“艾米下车时马特悄声说。

马特和艾米上同一所学校，是很好的朋友。

马特经常表现出他不只想和她做普通朋友的意思，但今天他的脸上只有友好的关切和同情。

他热情地微笑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“艾米点了点头，”“还行。”

“穿过墓地时艾米想起了妈妈的葬礼。

妈妈的墓碑那天早上就立好了，艾米想借此机会去和妈妈正式道别。

葬礼在事故发生几天后已经举行过，距今已经六个星期了，当时艾米还躺在医院里，昏迷不醒。

一行人来到玛丽恩的碑石所在的阴凉角落。

左边的一块碑石看起来更旧，它历经岁月风霜，受尽风雨侵蚀，但墓地显然有人精心打理过。

艾米看到外公的视线落在它上面。

外公走过去，轻轻抚摸着它，闭上了眼睛。

那是杰克？

巴特利特亡妻的坟墓，她们的外婆在现年二十三岁的卢尚未出生前就已经去世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外公回到了这一小群人中。

他清了清喉咙。

“好吧，谢谢你们今天能来。”

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和玛丽恩做最后道别的。

“他的视线在每一个人身上扫过。”

“一个女儿，一位母亲——也是一个朋友。”

我们每个人对她都有特殊的回忆。

她给我们带来了欢笑，帮我们拭去眼泪，她聆听我们的心声，帮助我们，爱我们。

凡是人们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来的马，她都悉心照料。

玛丽恩的爱是博大的，有她这样的女儿，我感到无比自豪。

“外公说这番话时，艾米怔怔地凝视着那块淡灰色的碑石，它基底的泥土还是新鲜的，略有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点湿，墓地上摆满了鲜花。

外公的话如流水般从她身上冲刷而过，却没有留下丝毫印迹。

她眼睛干涩地凝视着碑石上的题词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妈妈的名字，她出生的年份和去世的年份。

题词是她、卢和外公一起选的。

上面写着：她的精神将永远活在赫特兰德马场。

“艾米，”外公柔声说，打断了她的思绪，“你能为大家朗读一下你为纪念妈妈选的那首诗吗？”

艾米走上前，跪倒在地，将那束百合放在碑石边。

重又站回到卢身边时，卢拍了拍她的胳膊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艾米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折好的纸，打开。

“妈妈爱这首诗，”她静静地说，“她把它贴在卧室的镜子旁边。

这首诗是她第一匹马死时爸爸送给她的。

是里奥？

马克斯的《我所拥有的生活》。

“她低头看着揉得皱巴巴的纸开始念道：我所拥有的生活是我所有的一切 而我所拥有的生活是属于你的 艾米读的时候注意到卢强自镇定，外公一只手拂过脸庞。

艾米等待自己的泪水肆意流淌，但没有。

她继续念，声音清晰，心神麻木。

我对于我所拥有的生活的热爱 也是属于你的，且只属于你 我终将长眠，从此安息 但死亡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停顿 在那茂盛的绿草下，我永恒的安宁 也是属于你的，且只属于你

一声清晰的抽噎声从卢那里传来。

艾米心中升起一股绝望。

她为什么都没有感觉？

她为什么都没有眼泪？

读完诗，她慢慢走到坟前。

“再见了，妈妈。

”她小声说，抚摸着碑石。

“赫特兰德马场将会继续，我向你保证。

”外公走到她身后，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。

她转过身来，他吻了吻她的额头。

他们沉默地站了片刻。

当这一小群人慢慢往回向停车场走去时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和回忆里，泰走在艾米身侧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他问，探询的目光落在她脸上。

艾米知道泰肯定奇怪她居然没有掉眼泪，她不是那种喜欢克制自己感情的人。

然而这不是她有意为之。

她想哭，她真的想，但不知为何，她哭不出来。

“我很好，”她回答道，朝他感激地一笑，“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来。

” “我一定要来的。

”泰摇了摇头，眼神幽暗热切。

“你妈妈让我相信，我能和马一起实现毕生梦想。

我辍学是因为我知道能从她身上学到更多更重要的东西，那是学校永远不能教给我的……”他声音里有困惑和失落，“我简直不能相信她就这么走了。

” 艾米碰了碰泰的手臂。

泰迅速地握住了她的手。

“艾米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“艾米吓了一跳，转身一看，是斯科特朝她走来。

“那首诗太精彩了，”他说，低头看着她。

“我明白为什么它对玛丽恩那么重要。

“我知道，”艾米说。

他正视着她的脸，她赶紧岔开了话题，不让他发现自己没有掉泪。

“那个……”斯巴达怎么样了？

“这个名字一从嘴里冒出来，她的胃就立即缩紧了。

斯巴达——斯科特给它取的名字。

“它很不安，”斯科特回答道，“它的身体在恢复，但精神上的创伤依旧。它很紧张，怕人。

那次事故给它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

“愧疚席卷了她全身。

斯科特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她。

“你能把它治好的，艾米。

“他说，”如果说有人能，那个人一定是你。

“第二天下午三点，艾米等着斯科特把斯巴达送过来。

卢和外公一起出去买东西了，今天泰放假，所以马特过来陪她。

马特踢着一块石头。

“斯科特很快就会到，”他说着扫了一眼手表，“他说三点前会到。

“嗯。”

“艾米回答道。

一想到又将见到斯巴达她就心跳加速。

她很高兴马特在这里。

马特不是特别喜欢马，也完全不了解她的感受，但有马特陪伴让她感觉好多了。

“最近有苏拉娅的消息吗？”

“马特问。

“她上周给我写信了。

“艾米说。

苏拉娅？

马丁是艾米最要好的朋友。

她去参加一个骑马夏令营了，不能经常跟她八卦让艾米感到度日如年。

“她看上去挺开心的。

“她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三周后，”艾米回答道，“我都等不及了。

“她紧张地瞟了一眼手表。

斯科特到哪儿了？

他被什么耽搁了？

他这时候应该到了。

她走到关在最后一间马厩的大灰马前，抚摸着它的鼻子。

大灰马欢喜地用鼻口蹭她。

淡淡的笑意在艾米脸上若隐若现。

无论她感受如何，珀加索斯似乎总能理解。

它是爸爸的马——世界上最棒的障碍赛选手。

但十二年前发生在伦敦的一起事故让爸爸受了重伤，从此再不能骑马，珀加索斯的身体和心理也遭到重创。

艾米亲吻着珀加索斯柔软的鼻口。

正是在照顾珀加索斯恢复健康的那段日子，妈妈学会了所有那些非传统疗法，也正是这段经历促使她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在和爸爸蒂姆？

弗莱明的婚姻破裂之后创办了赫特兰德马场，这是一个马的避难所。

马特走到艾米身边。

“过了二十分钟，”他看着表不安地说，“但愿没出什么事。”

“艾米从珀加索斯身边走开时，隐约听到一辆车从车道开上来的突突声。”

“可能是他。”

“她飞快地说。”

几秒钟后，斯科特那辆破旧的小汽车从拐角转过来，一辆拖车在它后面摇摇晃晃。

随着它靠近，马蹄踢打金属的声音清晰可闻。

马特和艾米不安地对视了一眼。

车停在了他们身边。

斯科特灭掉引擎，从车里跳出来。

“这趟路真不容易！”

“他说，紧绷着脸朝拖车看了一眼。”

“有一段路，我觉得斯巴达就要从后面跑出来了。”

它一路上都没有消停过。

“一时静默，然后只听见一声尖锐的嘶鸣，声音里充满了愤怒。”

艾米右边的拖车铁板墙被马蹄踢得“砰”的一声响，把她吓了一跳。

“哇！”

“马特惊呼道，”“它真像发疯了！”

“本来就是。”

“斯科特看着艾米。”

“我们最好把它放出来。”

我进去抓住它，你们两个把前面的斜板搭好。”

“他从侧门走了进去。”

又有一连串的乒乓声从拖车里传来，拖车地动山摇。

艾米走过去打开斜板，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乱跳。

斯巴达随时会出来。

她记得那天晚上和妈妈去接它时的模样——美丽、宁静。

想想吧，它是一匹种马，当时又被锁在一个黑暗的牲口棚里，这实属难得。

但它将不再是匹种马了。

它刚有恢复的迹象，说好送到赫特兰德马场先来暂住一阵，给它重新安家后，斯科特就把它阉了。

“我们走吧！”

“斯科特喊道。”

艾米和马特刚放下斜板，斯巴达就厉声嘶鸣了一声冲了过来，幸好他们及时跳开了。

“放松！”

放松！

“斯科特喊道。”

那匹马猛地一冲，叮叮当当下斜板。

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环顾着牧野和栅栏——枣红色的皮毛被汗水濡湿了，泛着亮光，两眼喷火。

艾米站在那里，惊呆了。

斯巴达变得她不认得了。

她第一次见到它时，它眼中饱含的信赖和信任，如今早已荡然无存，里面只流转着愤怒和恐惧。

它后半身和臀部上的一道道伤疤触目惊心。

她凝视着它，愧疚再一次流遍了全身。

她突然想不顾一切地转身逃掉——逃得远远的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斯巴达嗅到了她的体味，猛地把头甩过来，愤怒地长嘶了一声，张大嘴，耳朵直竖，朝她冲过来。

艾米赶紧跳开了。

斯科特奋力拉紧缰绳把它控制住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他焦急地冲艾米喊道。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艾米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道。”

“我去开门。”

“马特说，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从斯巴达身边走过，急急地穿过院子。”

斯科特牵着斯巴达。

这匹马摇着头跟在他身后小跑，视线一直盯在艾米身上，不肯挪开，但斯科特拉紧缰绳敦促它前进。

斯科特把它牵进马厩里，拴上了身后的门。

“真抱歉把它送回到这里来，”他对艾米说，“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了，桀骜不驯，它还从来没有对人那样粗暴过。”

“我想也许是坐拖车受了惊吓吧，”艾米替它辩护。

“这肯定让它想起了那次事故。”

“她走到门边朝里看。”

她觉察到斯巴达一看见她身子就僵硬了，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地朝门冲来，猛地张开嘴，艾米的胳膊差点儿被咬中。

“呀！”

“斯科特冲马喊道。”

斯巴达又闪回到马厩里面。

“它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马特问艾米。”

她两眼飞快转向斯科特。

“它恨我，对不对？”

它知道是因为我它才出事的。

“不是仇恨，”斯科特赶紧解释，“马是不会怀恨在心的。你知道这一点。”

但它把你和那次事故联系在了一起。

它攻击你也许是因为害怕——害怕如果你再次靠近，会给它带来同样的灾难。

“那艾米该怎么做，斯科特？”

“马特问，声音充满担忧。”

“重新赢得它的信任，”斯科特回答道，他注视着艾米的眼睛，“这将是个漫长、缓慢的过程——但你之前做到过。”

“是的，”艾米突然想呐喊，“可没有妈妈我不行，对付一匹惧怕我的马我不行。”

斯科特看出了她的疑虑。

“你能做到的，艾米——也许你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人。”

如果斯巴达能重新相信和接纳你，那么它就能信任任何人。

“艾米艰难地吞了吞口水。”

她将每天见到斯巴达，面对它愤怒的眼睛，直面它的憎恨。

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。

斯科特探究地看着她。

“听我说，如果你真不愿意，别担心，”他说，“我再去找其他地方看看。”

“尽管斯科特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望，但艾米知道想要找到其他愿意帮助斯巴达的人谈何容易”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她吞了吞口水。

“不，我愿意。”

“她说。”

斯科特脸上笑容绽放。

“太好了！”

“说着他拍了拍她的肩膀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知道你能做到。”

“艾米瞟了一眼斯巴达的门，希望自己也能这么肯定。”

“……”

第一章 事故发生后，艾米反复在同一个梦中濒死挣扎。艾米看到妈妈拉开了小汽车的驾驶座车门，她试图尖叫，但却发不出声。她想制止她，但却一动也不能动。她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妈妈转动钥匙，发动了引擎，整个人都吓傻了。然后梦境改变了。艾米和妈妈都坐在小汽车里。那匹枣红色的种马在她们身后的拖车里惊慌乱蹬，把拖车撞得东摇西晃。艾米拼命想醒过来，但却更深地卷入了梦中。玛丽恩双手紧握方向盘。

“我这是疯了，”她喃喃道，碧蓝的双眼逼视着艾米，“我就不该听你的，艾米。”

“妈妈！”

“艾米绝望地啜泣，”“停下，求你了，快停下！”

“但玛丽恩不听她的。”

一道闪电划破了暗沉的天幕，拖车里的马蹄声淹没在头顶上的一声惊雷中。路前方，艾米看到树木在暴风雨中身不由己，被肆虐得东摇西摆，艾米开始尖叫。树枝聚拢在车顶，在上面刮擦，发出阵阵“砰砰”巨响。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炸开了，听起来像是头顶的大炮轰然作响，紧接着，绷紧的树木发出长长一声无力的“吱呀”。

她们正前方，一棵树开始慢慢朝路上倒去……

“不！”

“艾米尖叫道，”“不要！”

“艾米！”

“艾米！”

“快醒醒！”

“艾米感到有人在摇自己的肩膀。她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硬木板床上。外公正探身看着她，忧虑地紧锁眉头。”

“外公。”

“艾米困惑地坐起身来。艾米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淡淡香水味。挂在墙上的照片中的马俯瞰着她。她在妈妈的房间里。妈妈的一件外套还放在她出事那天放的一张椅子上。梳妆台上蒙了一层薄薄的灰尘，梳子里卡着几根金发。六周过去了，自从玛丽恩？弗莱明在那个暴风雨之夜死去后，房间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。看到所有这些熟悉的东西，艾米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”

“我怎么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杰克？”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巴特利特看到她一脸震惊。

“没事的，宝贝儿。”

“他迅速说，‘你肯定是梦游了。’”

“是个可怕的梦。”

“艾米疲惫地说，她站了起来。”

房间里的空气安宁静谧。

她四处张望着，长长的棕色头发被汗水濡湿了。

“来吧，已经过去了，”外公安慰她说，“我陪你回房间去。”

“他的手臂环上了她的肩膀。”

这时，妈妈卧室的门开了。

艾米的姐姐卢站在门口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卢问，顶着一头在被窝里压得乱蓬蓬的金色短发。”

“我听到有人尖叫。”

“已经没事了，”杰克？”

巴特利特一边扶着艾米朝门口走去，一边飞快地说，“艾米做了个噩梦，梦游了。”

“噢，艾米。”

“卢说着迅速走到艾米身边。”

“我没事。”

“艾米说，她不让外公搀扶，从卢身边经过，朝门口走去。”

她只想赶紧逃离这个房间。

妈妈再也不能回来了，这对她来说实在太难承受。

床上的被褥冷冰冰的。

她把被子拉到自己身上。

外公和卢走到门口，她看到外公低声对卢说着什么。

卢点了点头。

“明天见。”

“她和艾米柔声道别后便离开了。”

外公走过来，坐在艾米的床沿上。

“我没事，外公，”艾米说，“您也回去睡吧。”

“我在那里陪你一会儿。”

“外公说。”

艾米累极了，没有力气争辩。

她倒在枕头上。

眼睛一合上，那个噩梦就在她脑海里闪现。

她不停地眨眼。

“噢，外公。”

“她睁开眼，带着哭腔喊道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在这里。”

“外公轻声说，他摸了摸她的头发。”

“睡吧，宝贝儿。”

“当艾米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外公已经走了。”

像往常一样，她多么希望过去六周发生的不幸从来没有发生过。

这也是她脑海里每天闪现的第一个念头。

但她看到淡淡的晨曦从窗帘渗透进来，她知道，现实铁定无疑——妈妈已经走了，是她害死了妈妈。

艾米坐起身，用双臂抱紧膝盖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如果不是她那么着急想去把斯巴达——那匹枣红色的种马，从它被遗弃的外屋救出来，那妈妈绝不会顶着暴风雨出门，事故也就绝不会发生了。

是她央求妈妈去的。

一股自我厌弃的内疚攥紧了她的心。

爬下床，艾米穿上一条牛仔裤，走过去拉开了窗帘。

透过窗户，她能看到赫特兰德马场的前排马厩，露天小围场里挤满了马儿，它们在黎明的晨曦中悠闲地啃食青草、打盹儿。

跨过地板上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和杂志，艾米匆匆走下楼。

她要开始去院子里干杂活儿了。

她不想去想妈妈——就像她不想去想明天会怎样一样。

那天下午早些时候，艾米站在前排的一间马厩里，往厚实的新床上抖麦秸。

温暖的阳光透过半截门照进来，灰尘漂浮着，轻舞飞扬。

她想起了斯巴达。

明天它就会站在她现在所在的地方。

那一刻她几乎希望自己病倒。

生活是多么不公平啊。

“你干完了吗？”

“泰——赫特兰德马场十七岁的帮手从门外看进来。

他肯定从她的神情中看出了她心事重重，关切地皱起了眉头。

“艾米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他走进来问道。

艾米点了点头，不出声，怕自己掩饰不住悲伤。

“嘿，”泰柔声说，四下打量马厩。

“你是在想斯巴达吗？”

“艾米又点了点头。

“没事的，”他说，满怀同情地拍了拍她的胳膊，“你就等着瞧好了。

“院子那头传来农舍门开的声音。

“艾米！”

泰！

“杰克？”

巴特利特喊道，“该走了。

“艾米朝门走去，”“来了！”

“我还得去换身衣服，”泰说，“一分钟就好。

“走出马厩，他匆匆往院子里走去。

艾米关上半截门后最后一次环视马厩。

明天那匹枣红色的种马就会住在这里了。

它会和赫特兰德马场里的其他马儿一样，往门外张望，等待喂食、梳理和照顾。

艾米一个激灵。

她这是在和谁开玩笑？

对她来说，斯巴达绝不只是一匹普通的马。

她慢慢走到粉刷一新的农舍，从后门进去了。

外公和卢在厨房里静静地交谈着。

他们身穿黑衣。

餐桌上摆放着一大束百合花，上面系着黑丝带，散发出馥郁的香甜气息。

“我们必须赶紧出发，”看到艾米，杰克？

巴特利特催促道，“我们说好五点半和斯科特还有马特会合的。

“艾米点了点头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“我换下工作服就行了。

”她说着朝楼梯口走去。

走到卧室，艾米抓起一把梳子，飞快地梳了梳头，把头发扎成一束，用发夹别在头顶。

她把牛仔裤和T恤扔成一团，穿上一条无袖长裙，又对着梳妆镜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仪容，那双灰色眼睛在苍白的脸上显得很大。

她的视线落在镜子边的相框上。

她拿起来。

那是她最喜欢的照片之一。

妈妈站在牧场的大门边，抚摸着珀加索斯，朗声大笑。

照片是在事故发生前几周拍的。

艾米感到胸口像被捅了一刀似的锥心刺骨地痛。

“艾米！

”她听到卢的呼唤从楼梯上传来。

放下照片，艾米从书桌上拿起一张纸，飞快地折好，放进了口袋里。

卢站在楼梯下面，一贯沉着的脸上紧张不已。

“准备好了吗？

”卢问，声音短促，这是她在英国上寄宿学校养成的。

艾米抚弄着口袋里的纸。

“嗯，准备好了。

”她们往厨房走去。

泰站在门边。

他穿了一件干净的白衬衣和一条黑裤子，黑色的长发平展地向后梳起。

他着意看了艾米一眼，眼神里有一丝关切。

她勉强对他挤出一丝笑意。

杰克？

巴特利特打开后门。

“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

”他们朝墓地驶去，一路上都默默无言。

到达时，当地的兽医斯科特？

特里温和他的弟弟马特正在停车场等候。

“嘿，这里。

”艾米下车时马特悄声说。

马特和艾米上同一所学校，是很好的朋友。

马特经常表现出他不只想和她做普通朋友的意思，但今天他的脸上只有友好的关切和同情。

他热情地微笑道：“你好吗？

”艾米点了点头，“还行。

”穿过墓地时艾米想起了妈妈的葬礼。

妈妈的墓碑那天早上就立好了，艾米想借此机会去和妈妈正式道别。

葬礼在事故发生几天后已经举行过，距今已经六个星期了，当时艾米还躺在医院里，昏迷不醒。

一行人来到玛丽恩的碑石所在的阴凉角落。

左边的一块碑石看起来更旧，它历经岁月风霜，受尽风雨侵蚀，但墓地显然有人精心打理过。

艾米看到外公的视线落在它上面。

外公走过去，轻轻抚摸着它，闭上了眼睛。

那是杰克？

巴特利特亡妻的坟墓，她们的外婆在现年二十三岁的卢尚未出生前就已经去世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外公回到了这一小群人中。

他清了清喉咙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“好吧，谢谢你们今天能来。

你们都知道，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和玛丽恩做最后道别的。

“他的视线在每一个人身上扫过。

“一个女儿，一位母亲——也是一个朋友。

我们每个人对她都有特殊的回忆。

她给我们带来了欢笑，帮我们拭去眼泪，她聆听我们的心声，帮助我们，爱我们。

凡是人们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来的马，她都悉心照料。

玛丽恩的爱是博大的，有她这样的女儿，我感到无比自豪。

“外公说这番话时，艾米怔怔地凝视着那块淡灰色的碑石，它基底的泥土还是新鲜的，略有点湿，墓地上摆满了鲜花。

外公的话如流水般从她身上冲刷而过，却没有留下丝毫印迹。

她眼睛干涩地凝视着碑石上的题词，一遍又一遍地念着妈妈的名字，她出生的年份和死去的年份。

题词是她、卢和外公一起选的。

上面写着：她的精神将永远活在赫特兰德马场。

“艾米，”外公柔声说，打断了她的思绪，“你能为大家朗读一下你为纪念妈妈选的那首诗吗？”

“艾米走上前，跪倒在地，将那束百合放在碑石边。

重又站回到卢身边时，卢拍了拍她的胳膊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
艾米从口袋里拿出那张折好的纸，打开。

“妈妈爱这首诗，”她静静地说，“她把它贴在卧室的镜子旁边。

这首诗是她第一匹马死时爸爸送给她的。

是里奥？

马克斯的《我所拥有的生活》。

“她低头看着揉得皱巴巴的纸开始念道：我所拥有的生活是我所有的一切 而我所拥有的生活是属于你的 艾米读的时候注意到卢强自镇定，外公一只手拂过脸庞。

艾米等待自己的泪水肆意流淌，但没有。

她继续念，声音清晰，心神麻木。

我对于我所拥有的生活的热爱 也是属于你的，且只属于你 我终将长眠，从此安息 但死亡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停顿 在那茂盛的绿草下，我永恒的安宁 也是属于你的，且只属于你

一声清晰的抽噎声从卢那里传来。

艾米心中升起一股绝望。

她为什么都没有感觉？

她为什么都没有眼泪？

读完诗，她慢慢走到坟前。

“再见了，妈妈。

“她小声说，抚摸着碑石。

“赫特兰德马场将会继续，我向你保证。

“外公走到她身后，一只手搭在她的肩头。

她转过身来，他吻了吻她的额头。

他们沉默地站了片刻。

当这一小群人慢慢往回向停车场走去时，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和回忆里，泰走在艾米身侧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他问，探询的目光落在她脸上。

艾米知道泰肯定奇怪她居然没有掉眼泪，她不是那种喜欢克制自己感情的人。

然而这不是她有意为之。

她想哭，她真的想，但不知为何，她哭不出来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“我很好，”她回答道，朝他感激地一笑，“谢谢你跟我们一起来。”

“我一定要来的。”

泰摇了摇头，眼神幽暗热切。

“你妈妈让我相信，我能和马一起实现毕生梦想。我辍学是因为我知道能从她身上学到更多更重要的东西，那是学校永远不能教给我的……”

“他声音里有困惑和失落，”我简直不能相信她就这么走了。”

艾米碰了碰泰的手臂。

泰迅速地握住了她的手。

“艾米。”

“艾米吓了一跳，转身一看，是斯科特朝她走来。”

“那首诗太精彩了，”他说，低头看着她。

“我明白为什么它对玛丽恩那么重要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艾米说。

他正视着她的脸，她赶紧岔开了话题，不让他发现自己没有掉泪。

“那个……”斯巴达怎么样了？

“这个名字一从嘴里冒出来，她的胃就立即缩紧了。”

“斯科特——斯科特给它取的名字。”

“它很不安，”斯科特回答道，“它的身体在恢复，但精神上的创伤依旧。它很紧张，怕人。那次事故给它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”

“愧疚席卷了她全身。”

斯科特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她。

“你能把它治好的，艾米。”

“他说，”如果说有人能，那个人一定是你。”

“第二天下午三点，艾米等着斯科特把斯巴达送过来。卢和外公一起出去买东西了，今天泰放假，所以马特过来陪她。”

马特踢着一块石头。

“斯科特很快就会到，”他说着扫了一眼手表，“他说三点前会到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艾米回答道。”

一想到又将见到斯巴达她就心跳加速。

她很高兴马特在这里。

马特不是特别喜欢马，也完全不了解她的感受，但有马特陪伴让她感觉好多了。

“最近有苏拉娅的消息吗？”

“马特问。”

“她上周给我写信了。”

“艾米说。”

苏拉娅？

马丁是艾米最要好的朋友。

她去参加一个骑马夏令营了，不能经常跟她八卦让艾米感到度日如年。

“她看上去挺开心的。”

“她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三周后，”艾米回答道，“我都等不及了。”

“她紧张地瞟了一眼手表。”

斯科特到哪儿了？

他被什么耽搁了？

他这时候应该到了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她走到关在最后一间马厩的大灰马前，抚摸着它的鼻子。

大灰马欢喜地用鼻口蹭她。

淡淡的笑意在艾米脸上若隐若现。

无论她感受如何，珀加索斯似乎总能理解。

它是爸爸的马——世界上最棒的障碍赛选手。

但十二年前发生在伦敦的一起事故让爸爸受了重伤，从此再不能骑马，珀加索斯的身体和心理也遭到重创。

艾米亲吻着珀加索斯柔软的鼻口。

正是在照顾珀加索斯恢复健康的那段日子，妈妈学会了所有那些非传统疗法，也正是这段经历促使她在和爸爸蒂姆？

弗莱明的婚姻破裂之后创办了赫特兰德马场，这是一个马的避难所。

马特走到艾米身边。

“过了二十分钟，”他看着表不安地说，“但愿没出什么事。”

“艾米从珀加索斯身边走开时，隐约听到一辆车从车道开上来的突突声。”

“可能是他。”

“她飞快地说。”

几秒钟后，斯科特那辆破旧的小汽车从拐角转过来，一辆拖车在它后面摇摇晃晃。

随着它靠近，马蹄踢打金属的声音清晰可闻。

马特和艾米不安地对视了一眼。

车停在了他们身边。

斯科特灭掉引擎，从车里跳出来。

“这趟路真不容易！”

“他说，紧绷着脸朝拖车看了一眼。”

“有一段路，我觉得斯巴达就要从后面跑出来了。”

它一路上都没有消停过。”

“一时静默，然后只听见一声尖锐的嘶鸣，声音里充满了愤怒。”

艾米右边的拖车铁板墙被马蹄踢得“砰”的一声响，把她吓了一跳。

“哇！”

“马特惊呼道，”“它真像发疯了！”

“本来就是。”

“斯科特看着艾米。”

“我们最好把它放出来。”

我进去抓住它，你们两个把前面的斜板搭好。”

“他从侧门走了进去。”

又有一连串的乒乓声从拖车里传来，拖车地动山摇。

艾米走过去打开斜板，一颗心在胸腔里怦怦乱跳。

斯巴达随时会出来。

她记得那天晚上和妈妈去接它时的模样——美丽、宁静。

想想吧，它是一匹种马，当时又被锁在一个黑暗的牲口棚里，这实属难得。

但它将不再是匹种马了。

它刚有恢复的迹象，说好送到赫特兰德马场先来暂住一阵，给它重新安家后，斯科特就把它阉了。

“我们走吧！”

“斯科特喊道。”

艾米和马特刚放下斜板，斯巴达就厉声嘶鸣了一声冲了过来，幸好他们及时跳开了。

“放松！”

放松！

“斯科特喊道。”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那匹马猛地一冲，叮叮当当下斜板。它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环顾着牧野和栅栏——枣红色的皮毛被汗水濡湿了，泛着亮光，两眼喷火。

艾米站在那里，惊呆了。

斯巴达变得她不认得了。

她第一次见到它时，它眼中饱含的信赖和信任，如今早已荡然无存，里面只流转着愤怒和恐惧。

它后半身和臀部上的一道道伤疤触目惊心。

她凝视着它，愧疚再一次流遍了全身。

她突然想不顾一切地转身逃掉——逃得远远的。

斯巴达嗅到了她的体味，猛地把头甩过来，愤怒地长嘶了一声，张大嘴，耳朵直竖，朝她冲过来。

艾米赶紧跳开了。

斯科特奋力拉紧缰绳把它控制住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他焦急地冲艾米喊道。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艾米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道。”

“我去开门。”

“马特说，他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从斯巴达身边走过，急急地穿过院子。”

斯科特牵着斯巴达。

这匹马摇着头跟在他身后小跑，视线一直盯在艾米身上，不肯挪开，但斯科特拉紧缰绳敦促它前进。

斯科特把它牵进马厩里，拴上了身后的门。

“真抱歉把它送回到这里来，”他对艾米说，“我不知道它是怎么了，桀骜不驯，它还从来没有对人那样粗暴过。”

“我想也许是坐拖车受了惊吓吧，”艾米替它辩护。

“这肯定让它想起了那次事故。”

“她走到门边朝里看。”

她觉察到斯巴达一看见她身子就僵硬了，突然没有任何征兆地朝门冲来，猛地张开嘴，艾米的胳膊差点儿被咬中。

“呀！”

“斯科特冲马喊道。”

斯巴达又闪回到马厩里面。

“它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马特问艾米。”

她两眼飞快转向斯科特。

“它恨我，对不对？”

它知道是因为我它才出事的。

“不是仇恨，”斯科特赶紧解释，“马是不会怀恨在心的。”

你知道这一点。

但它把你和那次事故联系在了一起。

它攻击你也许是因为害怕——害怕如果你再次靠近，会给你带来同样的灾难。

“那艾米该怎么做，斯科特？”

“马特问，声音充满担忧。”

“重新赢得它的信任，”斯科特回答道，他注视着艾米的眼睛，“这将是漫长、缓慢的过程——但你之前做到过。”

“是的，”艾米突然想呐喊，“可没有妈妈我不行，对付一匹惧怕我的马我不行。”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”斯科特看出了她的疑虑。

“你能做到的，艾米——也许你是唯一一个能做到的人。

如果斯巴达能重新相信和接纳你，那么它就能信任任何人。

”艾米艰难地吞了吞口水。

她将每天见到斯巴达，面对它愤怒的眼睛，直面它的憎恨。

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。

斯科特探究地看着她。

“听我说，如果你真不愿意，别担心，”他说，“我再去找其他地方看看。

”尽管斯科特竭力掩饰自己的失望，但艾米知道想要找到其他愿意帮助斯巴达的人谈何容易。

她吞了吞口水。

“不，我愿意。

”她说。

斯科特脸上笑容绽放。

“太好了！”

”说着他拍了拍她的肩膀。

“别担心，我知道你能做到。

”艾米瞟了一眼斯巴达的门，希望自己也能这么肯定。

……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编辑推荐

《马背上的女孩》——一本温情的爱之书，居住在赫特兰德马场的人们，他们倾听马儿的心声，用尊重和理解对待每一匹被送到那里的马，抚慰它们受伤的心灵。他们愿意帮助每一匹马，也乐意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。无论遇到怎样的危机，他们总是愿意相信，赫特兰德马场终会有奇迹降临。当然，他们也会遭受许多始料未及的伤痛，他们也会有分歧和争吵，有误会和不解。毕竟，人生总有一些伤痛，躲不开，避不了，那就勇敢面对吧！毕竟，只有经历过这些，我们才真正懂得坚强。

苦难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全部，爱才是生命永恒的主题。当你真正开始读这本书的每一部时，你就知道，它能够交给你许多，关于爱、坚强和勇气，关于救赎、伤痛和成长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